



如出水的魚—渾身不自在



By Tommy Datzman Jr.

等了一輩子，終於看到了。我現在跟同是點傳師的夥伴們，肩並肩地靠著，坐在一輛小型的廂型車裡，車上還塞滿行李。在等了像是一輩子的時間之後，我們終於要正式啟程出發去台灣。吃完飯，大家彼此分享一些心得，大家真的都好開心。在高速公路上，我們正開車前往洛杉磯機場，空氣中瀰漫的那股興奮感，幾乎像是摸得到一樣。我看過去，看到右線道有兩輛警車，正跟在一輛敞篷車後面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他們並不是要去執法取締，而是在保護那輛敞篷車，因為有人在拍電影。突然間我人不再在那輛小型廂型車內了，而是在一齣新的好萊塢電影中演出的明星。「就想像一下，」作家說道。「這個從印第安那州來的小孩，足跡跨越了半個世界，只為追尋精神上的知識，就像是一隻出水之魚的故事，」作家

說道，「而其全身上下，都寫著票房黃金」。很明顯地，這些作家並沒有想到一貫道，或者一貫道的點傳師，好讓這隻魚的週圍繼續有水圍繞。我在一貫道的日子，可以摘錄成兩個主要思想：欣賞與利用機會來學習謙卑。

我的名字叫作tommy datzman jr.，今年21歲，住在美國印第安那州的印第安那波利，我是印第安那大學、普杜大學的四年級生，現在正在攻讀心理學的學士學位。我是跆拳道(韓式空手道)黑帶一段，而且現在是我師父的助理教練。我是在五歲開始學習，也就是在這個時候，我的未來在此播種生根。自從2004年五月起，我開始努力想要考到二段的證書，教導我師父底下學跆拳道的各種人，及被他們所教，讓我們感到十分開心。

我接觸到一貫道，幾乎可以說是機緣巧合。2005年5月28日星期六，我





正在看報紙。一般，我只會看頭版，以及運動那一版。但不知為何，那天我決定把整份報紙給看完。在「信仰與價值」這個部份，我看到我的家鄉這，成立了一座道館。我前個學期讀過道，因此知道這是個我不能錯過的機會。就在那時，我拿起電話打給道館主持人mr. bill bunting。他很有禮貌地把他家的地址給我，並且謙虛地邀請我來學道。

隔天我就去mr. bunting他家，發現身處一群兼容並蓄的人。我找了一個座位坐下，聽derek lin，也是研究道學的主任，他正在講道。這真是詭異，因為一貫道基本智慧的基石，正

是我自己的個人哲學。在所有東西裡面，我一直都相信宿命親近感(karmic affinity)，而且是不具批判性的親近感。對於自己不停在追求和諧與平衡，我感到自豪，而我知道一貫道正是在追求「核心的精神性」(core spirituality)，也就是我一直在追求的。

對於這麼多的一貫道點傳師從加州來到印第安那州，只為參加這場開幕典禮，真是令我印象深刻。他們一直在煮東西、打掃、及幫助大家確保當天典禮一切進行順利。Derek跟他的妻子janice很有禮貌地回答我所有的問題，而且盡他們一切所能讓我感覺到，我好像是跟家人在一起一樣。對



參訪天騰堂，與點傳師合影。



於整個情況我感到十分震撼，而認為這已經不可能再更好了，但我錯了，情況真的越來越好。當derek開始提到一趟台灣之旅，好參加讀經會考的時候，我的耳朵馬上就豎起來。我到西部旅行，最遠從沒超過德州，更別提離開國家。（而如果我要去旅行，我所挑的目地的，跟一起出遊的同伴，能夠比現在這些更好嗎？）對於一貫道如此樂意邀請一個陌生人跟他們一起踏過半個世界，我實在感到很驚訝。當到了要決定是不是要加入道的時候，我的心中早就作好了決定。這比要去參加讀經會考的決定，更為簡單。那一天，我離開的時候，我帶著新的智慧、新的朋友，展開人生的新篇章。

在台灣，我對這整個情形想到了一個很好的比喻。那就是我覺得自己像是沙灘上的一粒沙子：如果我單獨一人，所能做的十分有限。但有了其它人的幫助，我就足以抵抗亂流。很諷刺地是，在我們的遊覽車上，有位道親在發表演說的時候，就剛好用到同樣這個比喻。

雖然去台灣讓我非常興奮，但是我從來沒想到來台灣可以得到什麼精神上的頓悟。無疑地我會得到許多良好的想法，看到許多我只敢作夢才能

夢見的東西，及吃到各種我從來想像不到的東西。雖然我很喜歡所有廟宇道館的美麗，並對各個雕像的雕工感到震驚，但是我所交到的朋友，以及分享經驗的道親，卻在我心裡留下更深的迴響。我不敢說我完全了解他們，但是我認為carmen、alicia、frank、bill、sally、peter、alan、janice跟derek(還有很多其它人)，都是仁慈、關懷別人的人，他們嘗試在這個現代世界裡，找到一條正確的途徑。雖然我從來沒有得到任何頓悟，但是離開台灣時，我已經不再是同一個我了，我變得能夠用更廣義的角度來看這個世界，離開台灣時，陪伴我的深厚友誼，是我從來預料不到的，而且知道自己可以在稍微的協助之下，對這個世界造成重大影響，讓我精神為一大振。

我做了許多事情，有過許多經驗，但是很多都算不上什麼。因此，我很慶幸自己一貫道給了我這個機會。對於所有不同的廟宇、善知識、哲學、以及他們的組織，如何像是一個結構鬆散的聯盟，而不是階級制度的金字塔，我都感到非常有趣。我拍了一張灰色的彌勒佛，而我覺得說它





是一貫道的象徵，實在是再適合不過了：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是非黑既白，而任何觀點，如果想要說服你世界不是這樣的話，都是我不苟同的觀點。這座佛像讓我想到要感謝獨立的思想，同時它也代表不要批判別人的重要。

我們的行程正確一點的說法就是一連串旋風式的活動，讓我們根本沒有很多時間可以作省思。也就是因為這樣，我花了好幾個星期的時間，才把這篇文章寫好。回想起來，在我心裡，感受最特別的一些感覺，就是台灣人的好客讓我莫名感動，旋風式的活動讓我疲憊不堪，同僚點傳師的個性，讓我十分驚奇，最後對於這個一生的機會，覺得十分感激。大多數的點傳師都很早起床，而且只休息了幾個鐘頭，就可以準備好、也願意盡量去幫助道親們。每個人都保持的微笑的臉龐，我不只沒看過任何人爭執，事實上，在我待在台灣的時候，我甚至沒聽過有任何人曾經因生氣而提高音量。不論到哪裡去，接待我們的，都是親切、寬厚。這讓我感到汗顏，也在我心裡注入了深深的感謝之意。

我在印第安那與mr. bunting在一

起、在洛杉磯與william大師、以及在台灣與其它點傳師在一起的時候，「欣賞」這個字眼一直浮現在我腦海裡。我開始發現，點傳師欣賞生與死，以及這兩者互相依存的所有層面。找到一個宗教，並不嘗試去把一切事情簡化，或者自大地相信他們所擁有的真理，是別人不知道的唯一真理，感覺真的是令人耳目一新。不過，把一貫道稱為是一種宗教實在有點不公平。它事實上是一種生活方式，因為它的重心並不在教義上，也不在入何為來生作準備。而是如何用一種日常生活的實際方式，來運用一些基本原則。一直到我看到這些作法被實現之後，我才開始了解到，身為一貫道的點傳師，其內含的責任與義務為何。

我所要講的最後一課，重點則在於自己的中心。在我出發到台灣之前，我去到mr. bunting的家，對於即將來臨的這趟行程，我們彼此分享許多看法。對於離開這個我認識一輩子的國家，我表示有些不安，但當我往回一看，對於我那種莫名其妙無來由的焦慮，卻感到有點好笑。Mr. bunting告訴我，「如果你找到了自己的中心，





你在這個世界上就可以來去自如，而且永遠有如在家一樣自在。」我得一再跟自己重複說這句話，因為這句話好有道理。有時候，當我覺得疲憊或者悲傷的時候，我所要做的，就是把我的雙手合十，低頭，把注意力集中在神秘的入口(mystic portal)，好找到我心裡的中心所在。突然間，我不再覺得疲勞或者不快樂了。我覺得滿足而且安詳，因為我知道佛性在我心中，就像它在你們每個人心中一樣。

有人會說那是焦慮，或者是坐飛機前的不安。雖然我很擔心自己猶如一隻出水的魚，但幸運的是，我一直

沒被更大隻的魚給吃掉，或者被網給捉到。事實上，我就跟一隻海豚一樣，在清澈的藍色海洋裡，自由自在。雖然大多數人如果變成好萊塢電影裡的巨星，可能會覺得壓力很大，或者難以招架，但是那些作者從來都沒有辦法預料到，在同僚點傳師的幫助下，在我離家的這段期間，我從來都不覺得自己是一隻出水的魚。我很欣賞也很感謝這次的經驗。道能夠給我這次機會，讓我一訪東西的夢想成真，我也感到十分謙卑。這真是個一輩子的機會，也是我永遠無法忘懷的經驗。



光輝道院留影。

